

我的创作经验

农民画家郭同江口述
周佐愚整理



我的創作經驗

郭同江口述

周佐愚整理

廣東人民出版社

我的創作經驗

郭同江口述

周佐愚整理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專版字第1號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T8111·283

书号：1730·787×1092 纸1/30·1 1/16印张·5插页·2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 定价：(5)二角二分

前　　言

郭同江是广东东莞县的一位农民画家。自从1951年开始业余美术创作以来，郭同江同志先后在“华南文艺”、“广东画报”、“南方日报”、“广东文艺”、“连环画报”等全省性和全国性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作品。他的作品有国画、宣传画和连环画，其中主要的是连环画。据统计，1951年以来他总共画了四十多套短篇连环画；以发表的幅数来计算大约有五百多幅。从他前后的作品看来，郭同江的创作很明显地在一天天的进步，并且越来越为读者所爱好。

郭同江创作的第一个特点是从生活出发，有着浓厚的生活实感，即使是1951年到1952年最初的习作，虽然绘画技术比较幼稚，人物形象不那么准确，但画幅还是充满了南方农村的气息，每一套连环画的故事都很真实而且富于教育意义。

当然，他的早期作品避免不了存在着比较多的缺点。当时，除了技术比较幼稚之外，主要的不足是局限于真人真事的范围。那时候，他的作品大概只能告诉读者有那么一

件新人新事、好人好事，还不善于对生活的现象作艺术的概括，还不能够创作出比生活更高、更美、更概括、更集中、更加动人的作品来。可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辅导，加上他自己的努力钻研，郭同江同志很快就克服了这个缺点，在1953年创作了一套连环画“七嫂与全胜婆”。在这个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对先进的养猪能手全胜婆的赞扬和对思想比较落后的养猪能手七嫂的批判，而且看到这两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是按照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开展的。

由于郭同江本身是一个劳动农民，对于农村生活的变革有着深刻的感受，加上在党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政治思想和艺术修养日渐提高，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他1954年以后的作品具有越来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越来越高的艺术水平。例如他在1958年大跃进中创作了一套以反映农民苦战为题材的连环画“理发师”，这个作品没有在表面上描写农民日夜苦战的紧张劳动，但却非常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农民苦战的自觉性，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苦战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郭同江作品中的人物动态很自然，并且有一定的人物性格与思想感情的刻划，使人感到很真实。但是郭同江并没有进过专门的美术学校，他的绘画基本技术是在没有机会画素描、速写也很困难的条件下，用以手指比划，在心里默写，和用眼睛去看，在脑子里默记、追忆的办法取得的。在这里，我们不仅应该学习郭同江同志的勤学苦练的精神，而

且他那种經常用脑子去觀察、分析和捕捉形象的辦法也是值得我們專業美術工作者參考的。

郭同江出身于一个貧农的家庭，解放前只断断續續地念过几年小学，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但是解放以后，在党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郭同江通过他七、八年来辛勤的創作实践，也积累了一套非常生动、实际而且深刻的創作經驗。他的創作經驗曾經片断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协广州分会和广州美术学院作过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这說明了在我們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农民不但能成为画家，还可以成为艺术理論家；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劳动人民的天才可以有无限度的發揮。

郭同江自从在1951年开始业余美术創作以来，一直受到各級党委和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除了刊物編輯部和群众文艺辅导部門經常对他的創作提意见，协助他修改作品之外，广东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曾經替他出版了連环画集“七嬌与全胜婆”。1956年，郭同江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同年还参加了广东省政治协商會議，并当选为东莞县人民代表。

七、八年来，郭同江的創作一直沒有脱离过农村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和政治斗争。每当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到来，他便毫不犹豫地放下旧的題材，热情地創作配合运动的新作品。在他的整个創作生活中，郭同江忠于生活、全心全意地用繪画来为政治、为生产服务，可以說是一个毛泽东文艺方

針的坚决执行者。

郭同江的成长應該說是党的文艺方針的胜利。他的画集和創作經驗的出版，一定会鼓舞更多的工农业余美术作者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对我们专业美术工作者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

1959年3月

目 录

一 农民画画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2
二 我是怎样画起画来的	4
三 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	5
四 第一次投稿	7
五 我怎样配合政治运动进行創作	9
六 怎样把连环画編得更加生动	11
七 “开门见山”和“画龙点睛”	14
八 看得深才写得好	17
九 我怎样掌握繪画的基本技术	19
十 农民的外表特征	22
十一 怎样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23
十二 不断发现缺点，不断求进步	25
十三 怎样掌握創作時間	27
十四 一切归功于党	28

一 农民画画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1958年，我国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壁画，有些人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农民也能画画？！”其实农民画画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解放以前就有的，不同的是解放前农民用画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与仇恨，要冒生命的危险；今天农民可以自由地画画，而且还有人帮助、辅导，受到党的关怀。为什么这样说呢？且听我先讲一些解放前的事情。

解放以前，我们东莞县和广东的其他农村，常常有揭露官僚、地主丑行的“百丑图”。这些百丑图都是受尽欺凌、有苦无路诉的贫苦农民在夜里偷偷地画和偷偷地贴出来的。百丑图一般都附有打油诗，打油诗都是四句一段的，农民称之为“四句”。

地主、官僚很害怕这些百丑图，但群众却十分喜欢它。只要那一天街上贴出了“百丑”，那一天村子里的沉闷空气就马上改变了，而且“百丑”所揭发的事情立刻就成为群众的议论中心。

当然，画“百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做坏事的尽

是乡村里的“老虎蟹”^①，画“百丑”的被查出来连性命也难保，所以常画“百丑”的需要每画一次变换一次画法和笔迹。记得有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大头植”，这家伙表面上装得很正经，有时候主持一下修桥补路的事情，好象十分慈悲，其实为人最为阴险，手段毒辣极了。譬如别人向他借钱，他一定先说自己的日子也过不去，等你继续哀求下去，他才好象真的是为了帮助你似的，说愿意把自己要用的钱先借给你，并且很抱歉似的说明因为也许他还要向旁人借转钱用，这笔债的利息不得不贵一些。借债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诡计，但生活过不了，还得向他借，明知要被他坑害，在表面上还不得不谢他。有一次，“大头植”乘隔壁一对青年雇农夫妇贫病之时，用十担谷的钱想诱奸这个女子，没有达到目的，而且事情被揭露了，于是马上有人贴他的“百丑”，把他的丑行揭露出来，使这个假装正经的家伙狼狈不堪，群众痛快极了。可是那个画“百丑”的人险些丧了性命，好在由于群众的掩护，查不出实据，才没有闹出人命来。

地主们为了抵制百丑图，故意散布一种骗人的论调，说什么写“百丑”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写过“百丑”的人一世都不能过好日子的，看过“百丑”的人也要倒霉。有些无知和怕事的妇女果然被骗得不敢去看“百丑”，不许孩子去看“百丑”，走过“百丑”图的前面也要吐口水。但是“百

① “老虎蟹”是广东土语，意思是最有杈势，横行霸道的人。

丑”图还是經常出現。为什么地主、官僚用尽各种威胁、欺骗的手段都制止不了农民写“百丑”呢？沒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受的苦太深了，压不住的心头恨使他們拚着生命也要用图画把心里的話画出来。有些人觉得农民画画是怪事，大概是他們不知道这些事情。

二 我是怎样画起画来的

农民不但能画画，而且还能搞音乐、戏剧和其他艺术。拿我們大盛村來說，能拉能唱的人不少，我自己自小就愛好粵曲音乐。有人也許会問：“解放以前农民的生活很苦，为什么会爱音乐？”是的，解放前农民的确很苦，但正是因为苦，他們就要用歌唱來訴說自己的苦情。我們那里靠着海，每朝每晚都听到海上传来悲壯的“咸水歌”声：“挂起禾鐮沒米煮……”；有些带着孩子守寡的妇人最爱听卖唱的瞎子唱“苦喉南音”^①，一面听一面流眼泪，但是哭了一遍之后还要瞎子再唱。这是为什么呢？也許就是因为当她们还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时借歌消愁吧！

① “苦喉南音”是一种粵曲小调，调子很悲哀。

解放以前，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小的时候就爱默默地听人家唱曲。当我学会拉二胡、弹秦琴的时候，我就十分爱奏“流水行云”，这是一首最适宜于诉说苦情的曲子，它的曲调虽然忧伤，但在忧伤当中，听来又使人觉得充满生机。

每当一天的劳动过后，假如没有紧要的活，不开夜工的话，我多半和一些爱好粤曲的同伴到一个贫农出身的小贩刘潮裕的家里拉拉唱唱。刘潮裕常从城里带回来一些画片，他自己也要画两笔，我在那里看得多了，对画画便发生了兴趣，也画起画来。当时村里能画画的人不多，所以虽然画得不好，别人也常找我画相。但是相总画得不象，有人劝我到广州去学，我就跑到广州来了。到了广州，打听到大新街有教画炭象的，跑去一问，要四担谷子一个月，并且要学半年。一个贫农那里来二十几担谷子呢？!于是我在这家炭相铺呆了十五天，在那里替店主扫扫地、倒痰盂，做些杂活，看了他们画了一只耳朵一个鼻子就回乡下去了。这便是我解放前要想学画的遭遇。

三 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

1949年，东莞解放了！一切都不同了，我自己也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回想起解放军刚开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和其他农民一

样，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是不大了解的，当时村子里还流传着国民党造下的什么“公妻共产”之类的谣言。可是事实很快就使我们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人。

最明显的是过去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被镇压了。以前除了地主、官僚以外，在乡村里最有地位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太公分猪肉的时候要得双份；并且由于有地主、官僚的维护，好象永远是对的，明明做了坏事，也不许农民说他们的闲话。而农民呢，好象只配向他们点头行礼。可是解放军一进村子就访贫问苦，和我们开联欢会，对我们贫苦农民最为亲热，而对那些还想搞鬼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一点也不留情。我们真太高兴了，乡亲们叫我画画、编剧、演戏来欢迎解放军，我就找了几个同伴画起来、编起来、唱起来，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自己画布景、自己拉琴、自己也演一份……解放前，我虽然也爱拉琴、唱粤曲，但当时在黑暗的环境里，因为看不到前途，心里十分愁闷，所以别人只看见我默默地拉、默默地唱，谁也料不到我会变得这样活跃。人们都说我变了，有些人在台上认不出我，看完了戏还不相信是我演的，说“同江敢做戏，人人都敢做了！”当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是那里来的那股劲，在田里干完活回来就是和同伴们一起编、画、演、唱。我的家人也说我：“干完活回来也不到河涌里捞一頓菜^①，整天画呀、写呀、唱呀，就象疯了似的。”

① 珠江三角洲一带沙田地区的农民，常在做完田工之后，到河涌捕捉鱼虾佐膳。

解放前我没有编过戏也没有演过戏，但一解放我就在解放军同志的鼓励之下用三个晚上编了一个三幕粤剧“粉碎豪门”，而自己还扮演了其中一个受迫害的人。当时我的确不懂得什么演戏的道理，上台演戏还是第一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台上真的流了泪，台下的观众也流了泪。1952年以后，虽然我的业余创作主要是画画，但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我还经常编写短剧。说来好笑，就因为这样，1956年我还参加了广东省青年文学作者大会哩！我的艺术爱好很广泛，也许有人会说我的心太野了；但是我觉得编剧、演戏、拉琴、唱粤曲这些活动表面看来似乎和画画没有关系，其实对我的业余美术创作帮助却是很大的。

四 第一次投稿

1951年的某一天，我从田里回家，路过一间鸭寮，里面放着几本残破的“华南文艺”，我随手拿起来看，发觉里面很多文章写明是农民某某作的，有些画也注明是工人画的，使我十分兴奋，我就拿去和乡亲们说：“我还以为只有大学生才能登文章，你们看农民、工人也登画登文章了！”大家看了都很高兴，问里面写着什么，我仔细看下去，画的都是工厂、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这一

来便打破了我对发表文章、发表美术作品的迷信思想。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投稿。

我們那里靠香港很近，敌我斗争很尖锐。有一次，乡里的民兵在广九铁路线上抓到了一个特务，战斗时两个民兵对四五个敌人，而且战斗中还坏了一枝枪，但是民兵还是打退了破坏铁路的敌人，抓住了一个特务。这件事感动了我，我便想用画去表扬这些勇敢机智的民兵。但是故事比较曲折，一幅画画不完，别人就教我用几幅連續的画去表现它，于是我就画出了第一套连环画。这套画贴出来以后围着看的人很多，群众很欢迎，有人叫我把它重画一套寄到“华南文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于是在乡亲們的鼓励之下，便第一次向刊物投了稿。

过了一个时候，稿退回来了。我心里想，水平太低，当然是不合格的。但打开編輯部的信一看，編輯部說这套画的内容好，可以发表，就是每幅画画得象香烟盒子那么小，眉目不清，不能用，告訴我至少要画得象一本“华南文艺”那么大，才容易把画画好，而且詳細地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叫我重画一次寄給他們。我看了十分高兴，便化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把它改画好寄到編輯部去。几天之后編輯部就来了信，說改画之后好得多了，但还有一些毛病，因为时间关系，由編輯部代为修改，很快就发表了。

第一套连环画“民兵李胜”的发表不但使我感到十分兴奋，而且对全村农民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消息很快就传遍

全村，大家都說：“同江，以後多畫一些吧！”而且熱情地向我提供題材，介紹許多好人好事和壞人坏事，叫我畫。在我以後的創作中，不少故事是由鄉親們提供給我的。

五 我怎樣配合政治運動進行創作

自从創作“民兵李勝”以後，我的业余創作便以畫畫為主了。因為畫畫這種藝術形式做起宣傳工作來很方便，不象排戲那樣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和較多的人，而且村子里搞畫的人少一些，群眾對我這方面的要求也就多一點。

自1951年以來，我大約畫了四十多套連環畫，這些連環畫全都是自編自畫的；因為農村里值得畫的東西太多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去改編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而且，這些畫全都是配合各個時期的生產運動、政治運動搞的。幾乎沒有一個政治運動沒有表現過。

也許有人會問，配合運動來創作是不是黨委指定的呢？不，黨委敎導過我畫畫要反映生活中的新思想新事情，但並沒有指定我畫什麼。配合運動來畫畫是我出自內心的要求。我覺得藝術的作用是用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去教育人，而黨領導的每次運動都是根據每個時期形勢的發展提出來的新東西，可以說每一次運動都把農村生活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这是群众最关心的事情，作为一个文艺作者，怎能够放过这些东西不写呢？！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本来酝酿好一个題材要写，但是一个政治运动在村子里开展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旧的題材放开，写新的东西。也許有人会觉得这太可惜了。不！我沒有这样的感觉。相反的，如果有个重大的政治运动在进行着，而我沒有用画去表现它，我就会感到很不安。

譬如1958年初，我本来酝酿好一个故事，正要动手画的时候，乡里布置了除“四害”运动。我們很了解，一只田鼠每年要吃去十几二十斤谷子，这个家伙从秧苗插下以后就开始吃谷芽、咬禾苗，一直吃到禾稻长大，簡直是我們种田人的死对头。在这个除“四害”运动中，我能够安心画其他的画而不反映除“四害”斗争么？！当然不能。所以我放弃了原来的故事，画了一套“捉田鼠”，描写一个小学毕业生带动了村子里好玩的孩子們向老农学会了制造老鼠弓，在田里大捕田鼠的故事，在“連环画报”发表。

有人说，宣传工作要旗鼓在前，配合运动的画要很及时，但运动刚刚才开展，怎能画得好呢？其实政治运动不是凭空来的，如果你平时留心研究生活，政治运动的到来对于你就不会是很突然的事情。而且群众是最直率的，运动一来，他們馬上就会議論起来，如果你深入到群众当中，群众就会把一切想法都告訴你。假定你平时对群众的思想、感情、性格和行动的规律都有一定的了解，在运动中你又能抓住那些反映了群众思想的生动素材，你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个运动。